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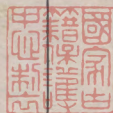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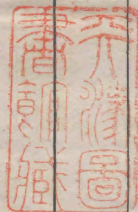
03665

秋水閣墨副文類卷之三

古鄆董光宏君

傳類

董太孺人傳



不佞宏給事西曹舍事今大司寇董公最久  
 公諸經濟猶畧持斧建節時所標樹者故已  
 耳熟之而其德器深醇藹若景慶尤邃于性  
 命之學不言而躬行諸曹吏靡不循循稟度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奉為槩型者已得封御史公行略及諸所著  
 述讀之而知脈系之有自也已又得太夫人  
 行畧則又相與詫嘆曰末之洪纖必應其本  
 有是哉天之啓公遠也公一日謂不佞宏吾  
 母女德庶幾前無古人乃卒不亨年吾三歲  
 而失恃每聞先大夫口先孺人諸苦行輒悲  
 哽欲絕即今者致位孤卿無以贖吾畢世之  
 痛也子盍為我傳之因淚泫泫下不能收不



佞既感太孺人事且義不得辭謹為傳按太孺人謝氏諱某樂安南岸里人晉太傅後也太孺人生而莊靖慈慧不類凡女其父質夫翁授以孝經論語諸書輒朗然成誦能哲大義翁每竒之曰惜哉其不衿舄也時董豫庵公為封御史公選配雅聞太孺人賢遂委禽締昏姻之約謝與董相距五里而近謝第望稍遜董而故頡頏不相下時有爭洲之訟洲附謝居受理者因不直董讞以歸謝兩家遂交惡為深讐董族衆戒豫庵公急罷婚無婦讐家女謝衆亦日聚質翁家勒翁歸幣質翁不可而力無如衆何姑別議某氏子時太孺人年十六正色謂父母曰女一身也而有二字禮乎哉大人日授兒所讀書何事大人必改玉者令某家兒求我于九幽因絕不食飲者六晝夜屢為死計質翁屬其伯母張孺人



謹守之謝衆猶群登門譟譁不已他氏之以  
好來者武相錯于前太孺人知不可脫因好  
謂張兒敢不惟大人命母勞此久歸休矣張  
孺人信之方趨歸而心動曰兒得無給我哉  
盍返視之則已失所在因號質翁夫婦出視  
則已赴門外巨泓中水面稍浮襖角急拯之  
死矣翁孺人抱持大慟昇歸垂其元久之水  
汨汨從口中出半日復甦族衆因駭散姑緩

其議而陰布飛語謂封御史公疾且殘矣或  
謂家破落盡墻徒樵牧自給不識一丁最後  
則云豫庵公已字某姓女迨吉矣而又盛陳  
某氏某氏諸醜孽狀太孺人一不為動曰疾  
與貧命也所不可知者彼氏之念脫彼吾棄  
者吾有童吾首而和南為佛弟子號謝氏老  
尼耳安知其它兩家相持者蓋六七年太孺  
人年二十有二矣兩家偵知太孺人持念如



石漸媿悔許復為婚吉之日復有訛言族衆  
將要之塗者太孺人以尺帛自隨曰藉有是  
吾以七尺殉之已而無敢逼者及董門三日  
晨起嚴巾飾再拜謂封御史公曰昔兩姓之  
構釁罹交作繁言孔多謠詠橫興日有九死  
吾以死嬪君謂君賢能吾耻是雪也君盛年  
當迅邁為摩天計柰何棄文墨不事自甘田  
舍郎竟以實護者之口而僇我父母為請從

此就外傳即貧吾能給之君不成學吾不敢  
歸寧請為期以待子因出袖中尺帛示封御  
史公公亦大感悟遂登堂告兩尊人出就學  
太孺人晝則治滫瀡具奉兩尊人夜必治蔴  
枲躬織衽機杼札札遙與伊吾聲相上下至  
筮錡洒削諸纖瑣必躬必親家政毫不以累  
封御史公也公亦日夜淬磨學殖驟進同舍  
生亡不三舍避者太孺人喜乃卜日與公適

謝脩歸寧之禮諸謝則又無不人人自詘謂  
佳哉婿不負女郎苦心矣公時名大譟里閭  
間人謂旦暮且鵲起而屬有外侮隨豫庵公  
質於官者數閱歲竟以是荏苒然公雖困于  
翼飛而潛心大業寤寐周孔卒以理學稱名  
儒皆太孺人力也太孺人性共敏善家政封  
御史公出就塾或不以時歸則閉戶自匿曰  
君又忘昨者之約耶公則疾趨去或聞有譽  
髦聲則津津喜治脉黍斗酒為勞公丙夜理  
帖括必以女紅佐勤未嘗先就枕蓋鄉學嗜  
讀書其天性云太孺人生弘治丁巳卒以嘉  
靖己亥享年四十有二後以今大司寇公貴  
贈太孺人

論曰古今貞女烈行多所概見往往在結縵  
以後其為人子而矢人婦之義者百不二三  
睹也太孺人甫及問名即恥貳姓宗黨之盟



父母之命不以易所天秦晉則好音久絕苑  
枯則誦詠盈前迺茹荼屏閔以死據之百械  
糜攻持志踰勁義何卓也從一之貞實府明  
智稅嫵婉之新昵堅磨厲之石盟如磴礎于  
玉是攻是廩卒相夫子以懋乃問學不隕聿  
聲斯亦智且勇矣締觀龜川先生諸詩文皆  
揖讓古人窺斯道之奧窔而大司寇公名德  
碩望海以內瞻若岱恒非先生不能啓大司  
寇公非太孺人不能牖先生也天之所欲昌  
大其巧合之數殆若爾哉余觀傳女烈者往  
往指軀蹈冥非死不足以明節讀之令人悚  
然亦令人淒絕若夫志皎日月之死靡它卒  
以此身扶義成信而又克相其夫以昌其後  
若太孺人者猗歟休哉古今傳女烈者即以  
太孺人為貞祐可矣

何孝子者蕭山人也其父侍御舜賓為讐令所殺孝子為父報讐事甚偉足備古今名烈之蹟乃百年來未有傳孝子者孝子即無所翼於世知顧世何可不知孝子令貞志顯節閭焉銷民胡以風矣繕部胡君琳越人也外系出於何與余詳言其事且并及王叅政高誼實左右以成孝子名而叅政者常熟人予同官常熟嚴君澂又以所聞諭予甚悉予故得而傳之按孝子名兢字廷植為侍御舜賓仲子通尚書補邑弟子時蕭山令鄒魯者故御史坐事貶稍遷令蕭山魯性貪又敢驚陰賊方其在事時數迫人於險人故踰豸畜之及尹蕭山益虎冠而治借營繕為名陰自壑徵令刻急里甲有箠至死者舜賓不勝憤數與魯爭魯深銜之然無可中者先是舜賓官留都欲按秦淮河故址復諸勢豪所侵奪事



未果而為權貴所中成慶遠後以赦歸則又  
言蕭之湘湖故官澤今為富民侵占非法白  
縣以聞於是怨家誣奏舜賓逃戍事下所司  
行縣覈魯念舜賓終軋已不若先除之便乃  
隱其遇赦文牒詭白赦歸無驗宜行原衛查  
理所司不可而會舜賓門人訓導童顯章亦  
忤魯魯陷以竒罪論絞獄上憲司更下府覆  
治道經舜賓里顯章入謀焉魯聞之遂發隸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八

卒圍其家聲言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捕  
顯章并舜賓送獄不請白竟解舜賓戍所越  
數日密召壯兵胡紀田敏等十二人啗以重  
賄授計追舜賓及於衢州屏其服食窘辱之  
至餘干宿昌國寺紀等泣謂舜賓曰吾輩來  
意公所知也公為百姓請命不幸櫻乳虎吾  
獨無人心者顧鄒公計日而待我輩還報日  
不交睫十二人妻子為質誰能以死生公公

幸自為計舜賓仰天嘆曰吾久知不免所為  
不死者冀吾兒追及宰相見今吾終不以一  
身累若吾數字與家人訣別幸善致吾子衆  
復環泣許諾乃夜以濕衣閉其口壓殺之十  
二人歸報魯然終憚魯威所持舜賓書秘不  
敢付何氏魯又捕舜賓妻子甚急兢時方病  
疽皇遽不知所出念父與常熟叅政王公元  
勛生死交也於是挈其母妻宵遁投王王分  
宅處之縮衣食為餉既而兢聞父死餘干狀  
頓絕數四以頭觸地而號頭盡裂水漿三日  
不入口元勛亦且慟且呼曰邦植爾不欲為  
而父報讐耶七尺而殘則何以地下見而父  
兢悟乃節哀強食嚙臂出血誓天處一空室  
中日籌所以報魯時悞悞作勢攫拏攘扼目  
裂眦如見魯狀夜不復就枕元勛亦時偵其  
所為陰使人颺以浪言兢輒舉首自撞夜半



隔戶呼邦植卿輒應聲曰兢在或微聞室中語締聽之則皆殺魯後侃侃對吏語也元勛知其有志深噐之已而聞魯擢山西提刑將解任兢哭別其母及元勛請東勛涕泣握兢手曰吾固執兵之列也然老矣不能行勉之子不能忘魯魯亦不能忘子之不能忘魯無為天下笑乃探囊以二百金為助兢藉是收死士數人潛行抵蕭伏於族父家時魯勢張甚兢慮不敵乃以族父命召故所親暱及嘗受父恩者飲之酒族父從容謂曰鄒賊將去而兢流落不知所歸先侍御大讐未報柰何衆皆歎歔泣下又曰設邦植在云何咸曰死無憾兢乃突出徧拜之遂相與歃血定盟時魯行有日矣以篆付邑倅所將抵會城謁辭當道兢乃潛引所部數十人伏江岸間魯渡江登許驕從甚盛忽旁數十人蠶涌出灌奔



間魯遽命左右呵之對曰獵戶也魯乃不疑  
及車兢赤體披髮從衆中出大呼讐人安往  
手梓魯下車魯悟為舜賓子叱左右急縛反  
者兢瞋目曰今日之事刃在魯腹亦在吾頸  
爾曹獨非人子耶柰何以死庇賊左右咸睜  
眦未敢動而兢諸客皆從旁大呼為聲援故  
吳中所收死士又奮而前左右皆披靡遁去  
兢乃數魯殺父惡漏斨之盡拔其髭髮戮其  
兩目手持魯欲與俱溺於江衆呼曰邦植母  
在未可也兢乃與魯連綫赴浙江按察司訟  
之時遠近軍民聚觀者以萬萬計鎮巡諸司  
聞變咸相顧莫知所為下守巡會鞫兢魯各  
執詞不服鞫者不能決魯尋以計遁歸兢使  
人走

闕下訟寃并告魯不法事得

旨命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往會按臣鄧璋



審勘時勘官多為魯地者厲威稜鞠之叱曰  
何物蕭山民毆蕭山知縣可乎對曰囚知父  
讐不知知縣且無印安得有知縣也則又叱  
曰毆憲司可乎對曰囚知父讐不知憲司且  
固非浙憲也鞠者不能難而魯故所遣胡紀  
等慮罪重共隱其實事竟無左驗乃擬魯故  
屏人服食至死律鞫以部民毆本縣官篤疾  
律俱絞餘所逮數百人論罪有差元勳自鞫  
亦令人訟枉得

行至廢食寢前後遣偵者相望既聞鞫論絞  
則復資鞫母朱氏入都擊登聞鼓上訴而魯  
旨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按臣陳銓覆勘  
解人任觀等既久繫度不能隱且微覘孝子  
獄中夜不寐言及父讐輒引臂齧肉血淫淫  
下知不可回乃始就鞠吐實并出舜賓將死  
時所與鞫書廉等遂窮治其事乃改擬魯論

斬兢徒三年

朝廷以前後擬罪不同復命法司詳讞於是  
刑部尚書閔珪等議魯斬情法允當兢報父  
讐事甚壯然終為魯部民擬徒太輕合以唐  
梁悅報父讐例戍邊遂戍福寧衛正德改元  
赦還杜門不與慶吊衰絰未嘗去身或問故  
輒兩泣曰兢天地間一罪人耳此刺生者何  
為年四十七以無疾終兢感王公德祀諸家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十三

廟至今累世不絕云

董光宏曰古今傳孝子者多矣迺報讐者不  
數數見夫讐等耳比肩之讐推刃其腹以償  
不戴之痛凡號為男子者能之迺兢之讐固  
其令也讐而令是非他讐比令報讐之念與  
頤七尺之念差以累黍必蕙而不前即前矣  
機事不密其禍非直父之續也即密矣一決  
而快吾憤以身快之將必以身殉之內重傷



其母而外以慘毒為天下人子者創其又何  
風焉若何孝子者竒而壯烈而出之以沈觀  
其痲志痛心足變天地顧不發於魯在邑之  
時而以瀕行之日殘其形而猶待以不死意  
念深矣奮臂一呼昔之南面而迫吾父者離  
披墮越寄命五步之間下震海甸上聳天聽  
卒使慙者伏辜報大讐以雪父恥而七尺無  
恙是豈非智勇仁孝古今烈丈夫之槩所一

二見者耶王叅政篤念故人盡智畢力若礮  
若淬孝子之孝叅政有力焉嗟乎石交淪落  
市道紛如居平號為友生臨小得失輒掉臂  
不顧者何限况夫死生枯菀之間而持念如  
石庇亡命布衣猶其肺附甘犯強有力者之  
怒以報一死友此其人何如人哉是舉也非  
舜賓不能交元勛非魏不能報魯非元勛不  
能成孝子蓋孝與義實兩擅之若夫廷吏再

遣持讞之節賁相望於東南

廟議僉同不難棄一免令以謝孝子一時

君相所以為世教人心計者甚厚吾聞

孝宗時多醇理此蓋其一節云千萬禩而下  
廟以孝稱諒矣諒矣

### 黃宜人傳

不佞以辛丑受事秋官署中時與同舍郎太

末毛君禮卿相周旋甚洽君故尚書毛端簡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五

公冢孫也余與君間語及內德之難君輒為

歛歔太息泣數行下余作而問故君則言其

所為後黃宜人之淑行甚詳余說曰有是哉

夫君惟衷之故詳之然君能詳之而不能與

天下共之其以宜人為毛氏有也不若以宜

人為天下有也其以宜人為今天下有也又

不若以宜人為百世有也君潛然曰是不穀

所願請而未敢幾者是在足下矣因再拜斲



所以不朽者余不得辭則為黃宜人傳按畧  
宜人諱某字慎卿慶州遂昌縣坑西人攸縣  
尹諱公校次女宜人人生而凝重寡言笑性穎  
異絕人數歲受女誡及列女傳諸書輒能哲  
大義曰女子不當如是耶二十一而繼贈比  
部毛君伯生室為尚書公冢婦贈君方少年  
豪舉喜譚兵宜人至謂贈君君男子五色管  
氣壓豪曹足當萬敵又安事兵且規且勗之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十六

君卒改玉讀書有聲膠序尚書喜而可知也  
未幾贈君中危疾宜人手治藥裹目不交睫  
者五月餘贈君知病不可起手宜人訣曰吾  
不幸與卿中道別兩尊人老矣吾又無後故  
知卿饒義烈不難從我地下願他日疇酌吾  
宿艸者吾弗瞑也宜人兩泣曰君不諱吾何  
以生為然君有命吾未敢死請與君約即不  
諱未敢舉窀穸之事未亡人其為君圖後誼

十年也而從君於穴贈君尋卒毀痛幾絕者數矣百日內僅啜糜一甌形業立時尚書備兵天津聞變遣仲子將婦南還宜人悲喜交集亟卜善室處之手為除筐笈日夜爇一香禱於天幸叔早得子及期果生比部君即手從巾中携抱選良媪乳之調護備至比部君未食宜人不能食數歲置膝前口授孝經大義然其內教嚴跬步必軌於禮即小過必令

長跪彌時前頓首謝不敢乃已自贈君之歿也而宜人未嘗跡閫以外歸寧之禮并絕一日母黃太孺人馳使以疾召宜人宜人不得已歸太孺人慰勞良苦且憐其寡微言挑之宜人怒不應趣僕御不辭母而歸中涂使人謝曰母天也而謂我不天頃所詔女不忍聞女誠不敢忘母然從此不復見母矣歸因作詩自矢有相期十年後相見無媿心之句製



釗臂之人不知也瀕卒遺命以釗殉子女檢臂間得釗始知為誓詩云性至孝事尚書及楊太夫人具如子禮曲中其驩楊太夫人性嚴亟嘗臥病食飲少所當意輒晰吐發怒左右或不堪宜人視七間怡怡如也曰姑年老即日受諄且有限柰何以人我心吐之自為未亡人未嘗色笑然至月吉朝兩尊人或兩

尊人懸孤悅日則色于于可掬或叩其故宜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六十一

人曰翁及太夫人老矣見吾戚不益其慘耶有二女曰淑珰淑瑜珰元配吳所遺也宜人拊之如已出字吳氏及期請於楊太夫人曰女長矣無以嫁其母昔有田百畝請與之太夫人有難色宜人曰田來於吳為吳氏也吳氏天又無子久安其贖非所以彰大人廉今與其女復歸之吳計大人必不靳尚書公聞之曰吾偶忘此微媿言幾喪吾鼎矣其後淑

珍筭以田少無可與珍泣請如姊例謂宜人  
吾親生女也又無乳兄弟柰何忍吾貧宜人  
慄不樂曰是何言汝不弟吾子耶汝弟寧兄  
女女母無前母百輛安比姊女第守吾教勤  
脩婦德以相而夫子其為田實多竟不與田  
宜人又雅饒知畧尚書督淮揚軍時宜人侍  
太夫人以俱尚書以麾下士皆少年無賴不  
習兵虛糜官餉語偏裨欲稍簡汰諸不逞者  
懼洶洶欲為亂宜人偶夜坐聞物自外投入  
塔然有聲使乳媪燭之得一木罌以報宜人  
遽曰是宜必有兩可旁覓之媪出急開視罌  
中得一紙則諸軍為訛言恐喝軍門者也乃  
急懷之而置他紙罌中媪回報無有則對媪  
開罌得紙書命付鬱攸媪曰是奚不聞之督  
府宜人謬曰不可外言入是必有蜚語不可  
令督府公聞者公性嚴栗儻從此推索株連



死者且無算此吾輩今日陰隲事也遂火之  
旦日以訛言呈尚書公公故得陰調劑其事  
越日乳媪乞休沐出數少年尾之曰媪來自  
督府寧有聞乎乳媪具白投木罌狀諸少年  
咋舌曰幸矣幸矣微孺人吾屬且為齏粉其  
機知穎贍類若此

董生曰余讀黃宜人行畧蓋竦然心異之夫  
垓圯儲精川岳滙靈禕襪間姬姜之行故嘗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二十

不乏迺完德實難宜人婉以承尊不違其志  
是能子婦貞志勁氣之死靡他曲圖其後以  
復於夫子是能婦割腴以歸元配之女斷之  
大義凜不可回即貧其女不為動是能母以  
諸瑰行朗識即古牒錄所侈耀寧一二見哉  
至訛言夜投應變若素藏用於密默銷亂形  
此與古竒男子何異抑機與節不兩存之物  
也宜人峻操內挺妙智外圓令衿烏而列於

人士者其所標豎當何若繩芳軌淑詒穀後人宜其有長材領問若比部君為之子矣古人謂女中故有賢聖亦時不乏英雄乃今觀宜人所謂大賢而英雄者非耶是宜傳

穆太公傳

代

盖余讀穆太公行畧而心洒然異之穆太公者名陳實世為魏東明人以子文熙貴故稱太公太公幼嘗讀書習博士家言有聲試里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三

校輒先諸少年十七而孤任家督乃棄博士語不治治家人產願業已旨於書時以其間出故篋中左國秦漢晉魏諸史讀之嘗曰書備遑逖之蹟治書者不高揚古今而媻媻以藻績青黃為乎空自以其身蠹爾以故其書靡所不窺窺輒能剖畫按斷之雅中每謂晉人逆公子雍於秦趙盾擊之非韓獻子買環於鄭子產竟弗之與亦非蔡澤奪應侯相而



應候以功名終其功德於侯不小四皓逃嫚  
士之朝應女主之召以臣劫君以子劫父四  
皓非真淮陰不反齊楚而以家僮數百外連  
陳豨為不可必幸之事言信反寃其論說種  
種本理道原人情類此乃客無能與緩頰也  
獨善今大司空石公為忘年交時相與評駁  
下上數千載間兩人奔濤懸河莫逆而笑未  
幾子文熙亦第則令與石定針水交雅相善  
也歲戊辰石公以給事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三

穆宗朝上書抵忌諱笈闕下僊臥野剝間

創甚又橐枵如無以歸時文熙方郎工部業  
為經紀之猶不能前太公聞則急具裝策一  
蹇衛日夜走京師足重趼也持石公大慟為  
具臥車身體糜之且趣工部君同歸而是時  
方議冊青宮覃數有日矣或謂太公幸而器  
君稍遲之旦莫可得封柰何驟棄之去太公

曰行也石家翁不以鵑冠岱遊哉吾與石翁  
並起義不欲負翁地下又不欲吾子負石郎  
蓋自是太公高誼籍甚薦紳間而熙尋用推  
轂起郎禮部封太公如其官亡何進尚璽丞  
改吏部坐護言事者越格有所左右調副按  
察謝病免歸太公殊自喜道然迎相勞也謂  
自若冠進賢吾不敢有若七尺材則天損不  
材則人損今且處于材不材之間得謝事丘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三

中幸甚里居常習神農計倪書預占旱穰衰  
美以觀萬貨之情所孳藝盈縮竒中有僮奴  
千指受事堂下太公朝而部署某田某賈視  
所能任之無不得意一歲中息幾倍十餘年  
間凡再致千金貲埒梁魯

今上十有五年歲大侵民拾橡粟或斬榆柳  
糜而齧之太公命憲副君詣郡輸賑千金所  
全活甚衆部使者上其事



朝廷下所司題棹楔以旌明年歲益飢道殣  
相望縣官傾蓋藏餽餓者不贍太公時病甚  
幾殆彊支頤呼憲副君前吾曩者助賑幾何  
而至塵

天子旌列然是猶以義幟也今飢甚矣為德  
不卒義於何有憲副君頓首如命復輸賑千  
金已還報稱善一似有所媮快者昨漸下聞  
家人哭聲復張目笑曰癡兒女子而翁決疣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五

潰癰汗漫而遊無垠之野胡噉噉者為勿溷  
我遂瞑太公為人美丰容強力健飯精神挺  
動音吐如鐘性好客客履錯於戶田畷林叟  
畸人教士詞客劍俠各以其術業應之詞鋒  
橫出浮白呼盧務盡其歡弗倦也尤善奕奕  
士多自遠來者太公與角連日夜不休卒無  
衡壘嘗事以奕喻而謂夫差輕智伯驕孫林  
父持子不定卒致覆敗是皆拙於奕者也意



所善國能惟子房少伯故蚤年任俠饒智計  
侶子房晚以財為戲積而能散似少伯其所  
嗜進乎技矣內行脩潔居嘗無竒麗芬華之  
奉飯客取具噐嘗自言曰廣蒔花不如多秬  
麻高亭臺不如薙草菜種木榭不如播葵菽  
鄉閭傳以為裏言其御諸奴田賈能使畢力  
而又使以餘自濡故奴多饒歲時奉牛酒上  
壽公據上坐為一醉罷之步履佻捷晚乃矜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三五

蹕艱步時凭兩豎或舁小籃輿行室中笑曰  
老人信憊支離顧天逸我令得息踵趾肩輿  
行遊樂乎先屬續數日勅家人布席起謝在  
三已復就第怡然如平常不留連子女為訣  
別其了達生死如此卒時年若干邑人傾市  
哭之庭不能容一號而去史氏曰余觀穆太  
公因時盈縮逐子母化居以有素封蓋古僕  
鄭之匹歟其能散又類鴟夷知計不甚遠特



事功遜之然鳴夷以身顯太公有子鳳舉鴻漸此亦足以儷矣富而好行其德太公有焉至於嗜書挹古炎炎崇論此又僕鄭所無也

高太公傳代

自皇王道衰士諫其德不得爭名於朝者往往去而爭名於野鹿門谷口之間相首而聚遺跡人世以逃於陰其言隄剛而善怒迨徵之履實其好脩程古者十未一也則隱之云

秋水閣墨副

卷之

得無為猿慙狝侘者萃淵藪乎不佞觀於高太公而洒然異之太公嘗為博士弟子矣與余先大夫相旦暮甚習而不佞自兒時則已熟太公材且賢太公屢舉不第遂自老而其子永仁君嗣起為諸生益有聲是稱太公也太公非石於隱者諸隱跡他傳能言之余獨傳其燬碩以俟後之惇史太公幼而孤有伯兄曰半江公者亦早世公以匹身拮据肩其



家群不逞爭齟齬之幸以善忍卒無所睚眦  
嘗以徃故挾重裝之會城有所居間而同行  
友人司其亡眩篋去家僮欲尾攝之公謬不  
信謂夫夫豈其以是來者錢之神或者亡是  
公耶卒待友如初奴有闌出困中粟而覺者  
公不忍發也第召弁謂曰若得無苦窶耶吾  
當與若資幸善逐母子自給無徒妄意室中  
而使人窺其眉睫為奴愧悔涕泣頓首自舉

秋水閣墨副

卷之

罪當萬死幸哀憐公為罷去之卒自新稱貞  
僕人以為庶幾彥方之風已島豎入躡東南  
民狂走皆入城保聚城之人可重趼也蹴一  
室可千錢太公自舍下舍而以幸上舍舍諸  
親故人出庾陳佐饘粥資所問遺一推不受  
而性尤篤本根前是半江公之沒也遺孤乳  
笄穉且弱公所以恩勤顧復之劬甚事丘嫂  
四十年老益莊平生未嘗跡公府曰生太平



幸鷄牝可牧苧菽可收第早輸縣官租守三尺惟謹足矣即有唾我者幸徐拭之無庸以人我心離跂為也處里中聞人善輒然色喜所不韙則為掩耳走以是人益推其長者時請為鄉祭酒多所質平而公亦善酒每賞樂至輒呼故所從詞客高陽徒刺小刁出沒煙雨菰蘆中浮白大噓聽桔槔聲時與款乃下上則嗒然冥也人或謂太公而郎君不日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且生羽幸公健可同駕而之四方則笑謝曰迺公即賤幸布帽褐衣婆娑諸故人中足自老寧遂以兒郎鳴得意耶已矣吾聽造物者鑄爾其達生類如此外史氏曰記有之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又曰修之鄉其德乃長以今觀閭里所歛服高太公諸行誼所謂有道而隱者非耶以視彼僇懟徠徠而借隱為瘦者何啻霄壤春秋已高而神明不衰酒



德隄王是太公所得全於天者若夫鳳舉鴻漸異日圖所以不朽則永仁君在也作高太公傳

鄧大令楊公傳

鄧大夫楊公名芳字以德蜀郡巴縣人也為人于思廣顙面白皙儀度舉舉望之知其在下僊籍中

上五年歲丁丑公以名進士起家有聲薦紳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四

間籍甚太宰先生既明試公材行則謂公非內銜不可欲待之不次以資故難之遂外補宜黃令宜黃江以西偏邑也而公令暮年宜黃大治當事者疏薦公於朝謂公材以之剗劇有餘處之宜黃地弗稱制曰可由是調公郵令也公至郵郊關邑父老子弟聞公來持香花蒲伏道左迎公者以數千百計已皆

從車下望見公顏色則合手相賀曰吾屬有



君矣夫其望之如雲即之如日是豈弟之主也民之怙也今而後吾屬有君矣三日公視事廼擊柝盡集諸在官吏胥卒徒及諸黃髮父老命之曰余不穀亡能令也抑

天子不以余不穀而奪余余則安敢負令為茲大國蓋余衆亡譁余其誓余亡敢以身為怒亡敢即於燕僻而棄其常亡敢魚肉管蒯其民而自托於焯厲之政所不共此約者神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五

則有大罰抑余不敢固而為寬惟寬之適余不敢固而為猛惟猛之適二三子亡廢交傲之誼矣蓋公效未絕而父老有泣數行下者諸吏胥卒徒則皆灑然易聽也鄞故越鉅封編萌百萬東並海直走甌粵群夷稟正朔取道海門餘皇鱗集國家嚴其地戍以重兵開都護府鎮之材官騎士萬竈野宿持三尋矛食縣官供億至不可計居民逐魚鹽利因闡



出海上為奸蓋駟驢之所都而姦宄之所揔也邑又多鉅宗大姓聲勢相依倚亡命無賴者萃潤數焉假名號以豪於市白晝標市人金市人或莫敢誰何問俗又善為訟所競不錙銖氣稍相軋則走訟師頓首奉數金為壽斬必勝訟師隨而窟穴之聯綰糾結使兩不可解或兩樹所援居間之牘典記者至不勝收魁然幾與訟牒等蓋其俗化然大江以南

號難牧矣迺公以至誠臨之亡纖鉅難易壹稟於道非道所是不著於南面利用威威用燁赫之即梗者立折利用惠惠用澍濡之煦嫗之若赤子然其劈畫批決旁午間即人百其目難之而公所指頽立見揮霍亡留行者頽又出之以鎮靜不為沾沾喜事態坐堂皇事雜還百來至櫻其逆鱗終不色怒而大意歸之拊循真誠豈弟惻然言政間上自學士



大夫下迄萌隸亡論素所覃恩厚也即其干三尺刑之公庭囊木而出者猶嗥且祝曰楊侯真仁人哉侯寔生我而我則自底於廢其何說之辭願我侯世世子孫以長有此土也盖里父老有言自小人有識知吾鄆近百年來君侯數十輩至矣乃善仕者煦煦為柔與時詘信以要世寵不然而修威稜凌厲其政則虎而冠也民且望而避焉何父母為迺如我楊侯者寧有二矣夫民也蠢於豚魚而霸於著蔡抑言自其口出非可以智力取也公自非醇德長厚真有暨於民公則安能戶寘喙焉而聲施若是公諸德望材器

帝心所簡異日者其功伐瑰瑋有太史氏掌

故在願今茲政令約束諸大節寔公之精神

注焉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斯其已成事

哉是大夫士之范也不可以亡傳光宏乃百



拜稽首謹為之傳并條列其事左方

鄞地廣民租歲解額以數十萬計往者徵科漫不為程則餘時辟倪置不問監司令下則急之數年之逋漸以一旦報償催租吏日號於國中冠進賢者厲威稜而從事至桁楊為殷竟不可驟致而小氓聚糶強半在城錢罅為廢至有累創以應呼所費橐籥幾與正賦等良苦之矣公至則創八限法每月為一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限其始輸十之二後漸以次末減期至令亡勞細氓第甲長數百輩聚庭中報有亡完欠狀完者勞以彩楮酒食後期者對衆薄扶之蓋倣所稱用一緩二之意民既遵約束可守又其額廉誠易辦上亡所事誅求而民得以其餘資次第輸之官不為苦卒亡一錢逋者暮年隣封則之監司署催科上上

國家昭明之化旁及亡垠而吳越擅其大較



迺郵尤雄長焉碩其習稍稍跡於漓矣公至則晉諸生於庭約曰夫士也非直衣冠步趨儼然異於齊民已余其所樹立也爾諸生斷必執之先民亡撻竒邪亡淫於不經亡外肇悅而中螫以為衣冠羞所以教督化誨之甚備已而大比諸士高下之無不愜輿望拔其雋十餘人置高等皆一時名流數月督學先生來所程士高下與公前所藻鏡者什九合也壬午郵公車士五人皆出公門下世以此多公之鑒矣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郵民善訟凡訟期投牒者千百於門所控訴籲號狀殊冤抑不平或言人暴橫事至一時欲按劍起廉其實則化為烏有矣且情偽百出閃忽變幻茫無端倪自非秉心日月莫燭其隱迺公所庭訊片言而決立得其衷愫若鏡也即深文巨猾亡不股栗汗沾衣叩頭不



敢仰視稱神君焉然公終不色喜殊哀憐不  
欲輕實於法時溫言勸慰勞苦之教以保其  
妻子室廬亡訟為詞氣款款出之誠心訟徒  
多垂涕指天日悔罪叩頭罷去者

按功令凡郡邑聯百餘家為里里置數人長  
焉以揔民租庸應公家徵發週十年則更填  
註富而強有力者任焉民視以為難豪長者  
百計夤緣規避以累下中人下中人承之不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可稅則錐髓刻膚以奔命田產盡鬻室廬室  
廬又盡鬻妻子顛號至不忍聞公至邑之三  
年例當填註公乃先數月訪落若為上戶若  
為上而中若為下戶若為下而中亡不耳而  
目者臨註則視其產之多寡在籍又採諸里  
逋輿論僉曰可然後註既註卒不易乃亡一  
人缺望者令既布民權呼曰數十年未有之  
政也城中置便民倉數址以稍海上諸軍別



邑歲運米數百萬斛廩之寔重地也乃群小盤窟其中日夜百計為奸耗蝕至不可問公至掀髯奮曰是非大慝也而令尾閭洩之謂國計何乃縣令更諸約束悉剗諸群小而以產殷實有行者典之故事直指使歲檄理公廉諸邑藏庾守多不法每得罪乃理公驅車至郵諸守者前對荅如響卒亡所問也其精綜覈類若此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十一

公天性慈和如冬日然其惡惡嚴諸猾黠武斷不逞於獄市者調得即置之於理不貫嘗曰夫牧羊去其敗群者正以愛羊也吾為百姓請命而不取其殘則亡為貴司牧矣以故公下車來所部斬斬卒亡一人衡行者公之威亦大靈赫矣哉

夫閭閻小民卑勢分使之誠亡不唯唯乃薦紳先生貴大人其氣力搖動官府官府操放



為所掣曳馭伏之恒難艱所部多著姓即一時隸朝籍者數十家名閱相望田斥陂蕩丘樊或聯百餘里家奴日走公門呈事欲人人脂膏以亡失權則難為上也將矯矯為意氣則傷渾厚非大體乃公處之以禮飲射讀法見即體貌崇即顏色未嘗不權有怙勢為不法者編民治之亡所借其或私庖苴陰祈請則正色毅然謝去即勢薰灼不少挫頤又不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三

矯矯為意氣以傷大體久之人人服也乃亡一敢以非禮登政事堂者誠民上之型哉

夫馭下之政古今難之吏胥卒伍朝夕公府中其性熟於機械其目明習吏事狎於上又能為忍故往往簸弄百出即隸人持片符出市井邨落逐突如封豕鷄犬不得寧焉郵之害尤甚矣公至首縣令嚴東諸在官者吏胥輩第供筆札左右立亡所寄觀聽令得持文



墨為低昂所勾攝則以任之里遙長而隸人  
不得持片符出市井邨落也民所被賜殊不  
貲此殆可定為令矣

外史宏曰夫日星之精河岳之英旁薄空涌  
於是乎篤生名賢巴邑在萬山中虧蔽天日  
欲納宇宙劍南諸勝四面環之是玄朗之都  
而靈淑之府也其有楊大夫固然哉夫金石  
以礪操不剛不柔以養德和平以福民惠與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海流並遠而名與蜀道爭長也洋洋乎盛矣  
昔漢黃穎川以刺史入為宰相昔譚尚之今  
陛下神靈夢寐賢雋皇王之彥不在樞筦則  
在台衡令

陛下知東海令有如楊大夫者乎則璽書且  
旦夕東下即大夫朝而報政

陛下所為寵異之者宜如何隆重矣夫公為  
令其所標樹不百宣一焉而猶噲呷芥煜如



是他日奮身登九列致三事其所為噌吰  
煜者寧詎可量也夫寧詎可量也夫

楊孺人傳孺人者予師蔡尚兼先生庶  
母也先生每為予言及庶母諸懿行  
輒泣數行下因命予代為之狀又二  
十年而先生之子儀部君虛臺上疏  
為楊孺人請旌成先志也予代為狀  
稚不欲示人而念楊孺人之行不可  
無傳遂以公之海內云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蔡某曰余先大夫蓋側室楊氏楊氏故無子  
以其賢稱庶母楊孺人云楊孺人生五歲而  
孤其母改事張挈孺人以從孺人時七歲尚  
釋然意長邑邑不樂張故大家諸女郎率群  
招要為戲孺人弗善也獨簡言笑從姆媪習  
女紅諸女郎強挽之去卒不去張諸老成人  
故心異之年十五歸事先大夫性共穆履未



嘗跡戶庭其為流蘇諸業往往至夜分暇則  
讀勸世文及小學率能伊吾其旨嘗侍先大  
夫之廣州時先大母迎養署中楊孺人佐先  
安人事大母怡愉甚殊得其驩轉台州又從  
已先大夫當赴天官調謂先安人曰吾有萬  
里行願堂上兩人老不能具旦夕驩柰何若  
念我幸為我善事兩人兼督兒子輩讀書得  
無過佚足矣則又顧謂孺人曰維是泔瀦甘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臙之事女寔肩之楊孺人唯唯歸而事先大  
父母又一一如廣州時先大夫易簣都下計  
聞孺人絕水漿數日紉周身衣為必死計先  
安人慟且諭之曰唉天禍蔡氏而以刑主君  
即未亡人固旦夕若泡影然所不自決絕緩  
須臾死者念豎子弱門戶未張若即死者謂  
我及豎子何於是乃強起不死服既除終末

御統綺謝薌澤蕭然一閣中設大士像合手



膜拜而已先安人嚴指所鄉卽至親暱少當者孺人受令惟謹間以意展轉之卒無違言其所以卵翼余良至余幼頗為先大夫所器謂兒日且不凡既孤而不羈多亡羊之遊先安人聞知泣且怒不食累日孺人亦不食從容謂余曰唉主不幸中道捐名位未竟席卽君在媪及老婢日夜望卽君長成柰何作無益以怒媪媪諄將不支因泣數行下余悟乃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投具井中則又率余蒲伏謝自新先安人乃喜起食楊孺人亦食丁卯余上春官先安人念余良苦至為廢匕箸夜脊脊不能寢楊孺人百計寬之以身枕藉者幾兩閱月卽諸子婦莫知也已巳先安人病且革執楊手訣曰主不幸蚤棄若吾亦先若下世若又無子吾卽不諱者吾子曹能惟母氏愛矣無自苦為楊孺人泣不能仰視安人卒孺人哀毀支骨



既成禮於是乃揔內政內會米鹽登耗部署諸家人所洒削出入具有程而外供伏臘應賓客往來壹稟於先大夫之遺自伯嫂而下蓋罔不嚴事也者不佞通籍從四方餘十年楊孺人益措摺時時具饌橐欲以佐余庶間貽之束帛則笑謝曰郎君甚苦乃從數千里外以尺帛貽老人也老人故無恙第得攝敕衣作佛前供奉於分足矣不敢望其他壬午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余遣兒歸視則又喜謂兒曰吾屈節為女家妾每念先大夫齋未竟之志輒子夜起倚柱而嘆乃今不謂得見郎君聲位日起然爾父子念我故知我在敝廬中我念爾父子余何知則有東望出日加手祝天為爾父子壽耳其言輒不忘先人如此母適張者張已營母穴矣母後卒孺人乃別窀穸之不令祔蓋可見其始終微意云余聞之先正曰嬾德之難



什伯男子彼其禕翟之任嫵婉之司非可以  
中和名誼范也况夫受承接之寄為人裳者  
哉小星難於無怨跛履戒其恒貞傳志之矣  
余庶母楊氏非獨其貞節茂也穆而惠知禮  
而裁內德蓋種種備之即更生傳所稱何媿  
矣今禮官所採撫

天子旌以為世風者往往皆閭右有氣力否  
則無聞焉以余所稱楊孺人盖惻然心悲之  
蘭芷之芳不以幽歇是不可以亡傳因次其  
事以俟惇史者

秋水閣墨副

卷之三





